

# 赴侗之死

胡適之先生  
遺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J  
10315  
21

四川省圖書館  
中文書

# 「趙侗之死」目次

- 一．算做了「序」
- 二．離開敵後
- 三．踱進自己的後方
- 四．別了重慶
- 五．寶成路上
- 六．在西安二月
- 七．渡黃河的前後
- 八．饑餓線上的徘徊
- 九．路羅的生活
- 十．孫家村的血蹟

十式

# 算。做了「序」

。算。做了「序」

。算。做了「序」

我已經因是清早出去，到車站去辦座。結果總是不需要領面，回到旅館里，當然是大門，

還掛着門，接客商人的區區，便又無聊自解的說：

「『管他呢！』反正就趕到西安，也不過是住旅館，旅館就是自己家，回到旅館就等於回

了家，還管他什麼？」

我於是推開矮矮的房門，一進去就是床鋪，住在房中無須多走路，並且像這樣的斗室也不

容你走動，只好躺下，叫茶房泡茶，順便買幾塊燒餅回來，靜靜的消遣，等候明天再住

車站。看這，要是仍然不能睡，就再等明天。

這樣的，我在旅館住了十天，起初很苦，以後也覺得習慣了。不僅天天進來伺候我的

的茶房，我跟他打得很好，就是住在附近旅館房間裡的客人，我也都熟悉。

問妻之後，這消息傳到隔壁李君耳里，他笑我們，他說他差不多出來十年了，根本就沒寫過一份家書，雖然他極想寫，但始終沒寫一國書。這話聽了，會心大悟，想：「這回可算這不該得誇張的事情，起初原想我帶真狗咬的妻，但以後我轉想明白，又要嫁來他，根本沒有必要他的錢在。」九一六四之後，即便學日在舊盜邊，或他在東北差在關內，差在天津，差在滬，並且還到過重慶，其他的路，我們家差這這的歲月，比我們長，身體比我們結實，經驗比我們豐富，本中樣是個旅客，但她特別使我注意。

平日他不為講話，叫我們知道他是東北流亡出來的人之後，倒是不太講話，他說話極簡字不多，除了打仗還可以來一手之外，他是無用的。他能打仗，但又不是正式軍事教育機關出身，因此，處處謙卑，到了我們家，見他是個老資格的抗日軍人，已經是我們像要離開洛陽的時候了。

那天，是我逗留在洛陽的第十二日，一清早報紙上登載一個劇團要上演《鳳凰城》的消息，便由這一些廣告式的新聞，觸發了李君的感憤。他問我們看見過《鳳凰城》這劇新劇

摸有！

我們搖搖頭。

他看見我們搖頭，又覺得無話可說了。

然而，鳳凰城是他的家鄉，所以這地名於他便特別的刺眼，況且他還看見過這齣新劇的演出，於是，我們的想家病，也傳染到他的心上來了。又因為他的想家，便一直扯着我們談說關於鳳凰城的一切，住的，吃的，人民，山水，一切本地風光都說了，又說到舞台上的鳳凰城。

苗可秀還做戲是做戲，他說：「鳳凰城裡面的故事，有許多是真實。苗可秀在日本被盜手與那有這樣便宜的死了！苗可秀司令，我雖沒有直接跟隨過他，但是，我跟他太熟悉了，因為我就是「老怪」的部下……」他說時，眼瞳有點紅。

但我們不知道這所謂「老怪」是誰，不過，心里有數，反正他是說過的，「七七」事變前後他在國內關外，幹過多年的義勇軍。

關於「老怪」的事，看他似有難言之情，他既不便深談，我們便也不好細問了。接着扯七扯八，閒談了大半天。十八號的馬先生一直拿他陪嫁帶家眷走路的旅客刻薄了無數辭語，惹惱了無數捉摸不定的推測與斷案。忽而說他仍是新婚夫婦，忽而又說他們是私奔。本來我們對於那位獨享鮑福，不大理睬別人的，心里多少都帶點敵意，所以「一聽着馬先生這些酸溜溜的言語，便引爲無上的快樂。鳳凰城無人提起，老怪更不知是何等人物。

這樣的，又過了一天。

第二天，報紙上揭載的鳳凰城演出情形，篇幅更加擴大了。在我們同李君往車站去的時候，他又談起苗可秀司令，並且又提起那個老怪。但這回有人問了，問他「老怪」到底是誰？

「就是趙個啊！你們跟他不認識？」

「趙個？是不是接着苗可秀率領東北青年鐵血軍，在關內關外，跟日本鬼子一直拚到現在的那個？」

「是！」他苦笑一下點點頭：「他是趙老太太的兒子。趙老太太的子女一共九人，爲救中國，抵抗日本強盜，全家參加在抗戰的隊伍里，犧牲了又犧牲，幾月前趙某的哥哥趙連俊剛在東北被敵人抓去慘殺，沒想到他自己，在幾個月之後也死了。我們的老姊，浩淼太姊死得太慘……」

護勇軍之母，趙老太太的名字，我們是熟悉的，趙桐的名字，我們是熟悉的，但他死的消息，在我們則覺得太意外了，我們驚訝地圍着問他，但，已經走到車站上了。

那時我極願意再逗留洛陽一天，向李君把趙桐的事探問個仔細，偏偏一進去車站，這幾天才訂交的站員楊君迎面就告訴我說：

「哈哈！你們今天都可以走了。趕快！八點鐘開車」。

爲着這一點轉變，使得我要問李君的事，一直到了西安才完全明白。

到了西安之後，我和李君住着一個旅館，他告訴我許多歷史，還引我參看了許多與這歷史有關的地方。我不僅對他個人的經歷，起了無限的欽敬，而他的性格，他的態度，甚至他

## 趙侗之死

凡

的容貌，至今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里。因為他告訴了我關於趙侗慘死的全部歷史。他說：這  
是民族抗戰期間，大團結的前題之下，不可告人的慘案。希望我聽了暫時不轉告別人。他相  
信這血海沉冤，必定有伸雪的一日。

然而，我不能！

自從我們倆在西安分手之後，他往西北，我在西南，而我對於他所敘述的故事的回憶，  
時時會捲起火樣的正義感燃燒在心頭。

趙侗是極有希望的青年抗戰將領，正和李君說的一樣：「他活著太好，死得太慘」，以他  
活潑有為的青春，消殘於陰險毒惡的角隅。死得不見天日，難道連他死的消息也不得公諸於  
天下麼？他活著不得伸冤，難道他死了仍不得伸冤麼？

我不必與趙侗有一面之緣，但李君告訴我的一切，太真實了，我也不想學上趙侗做個「  
死奴」，借死者的大名爲附驥的妄想。但，我們抗戰不終止，正義不投降，有一點時間，一  
點機會，我必須將李君所說趙侗之死的經過情形，給他一個宣佈。我想：人必不死，公敵良

以下都是李潜的口述，我寫着尊重他的囑咐，所以在上面不寫明關於李君的年齡趙君等，並且在西安臨別的時候，他還告訴我說：「我實在並不姓李」。

「你不姓李，姓甚？」

「你自己找去吧，我告訴你的許多經過情形，許多跟隨着趙君奔走的人物里面，就有我。」這是李君最後跟我說的一句話，最後，我也把他的話先在這裡交代明白，就算做了一篇序。

## 離開敵後

七七事變以後，我們由關外慢慢的移動至冀東。

那時候，我們的給養是很困難的，同時又沒有充分的活動機會，一面又聽見南京吃緊，中央政府西遷。本來我們的聯絡工作就沒有做好，所以大家瞻望着前途，就開始彷徨起來。

趙君之死

重圍關外吧？東北的據點放棄了。一時不容易收復！

偷渡西進吧？何去何從，方向不能把定，日並且過去沒有聯絡，突然離去根據地，不但遭遇敵軍須有相當冒險，即能安然渡到友軍的陣地，恐亦須遭受監視，甚或還有意外的糾紛。這怎麼辦呢？

投降？不是我們這輩子幹的事兒！散夥？難道苗司令艱難締造的一點基業，剩到我們手裏，我們就不能守麼？

大家經過數番考慮，便又忍耐下去，決意死守冀東。

二十七年七月間，趙桐的太太劉全一女士，由北平送還一個專人，尋至我們部隊的所在地。由她轉給我一封信，是趙桐約我去平西某地見面。因此我便離隊，跟隨着來人混入北平市內，先至協和醫院訪問劉太太。

劉太太即是劉全一女士。她因在家庭操勞過度，是時，化名爲劉太太住在院療中養肺病。

，一面又替趙桐担任聯絡工作。

我在她那里討得趙桐部隊的地點，同時，又聽見他的第一團譚變，和副司令高朋投入八路軍的消息。

趙太太身體已經很瘦弱，但是精神却極其亢奮，她告訴我說：「趙桐的處境很不好，八路軍專在冀西跟自己的友軍打游擊戰，偶一不慎，便有被解決的危險。並且他們離開譚變，說趙桐部隊的政治工作做的不夠，因此，前後派了許多政治工作人員硬要趙桐接受，說是他們好意幫忙麼？幫倒忙！高朋，一向跟我們也是親手足一樣，現在就叛變了，他統率第一團，說料第三團譚變，而自己又同時帶着他們走了。這是八路軍派給我們的政治員第七個宣傳成績。高朋這樣對不起自己的兄弟，國法，軍紀，人情，他在那一件上面說得過去？然蒲路軍居然受之無愧，他們把第一團改編了，並且給高朋陞官，這是怎麼講呢？」

我坐在張的冀東，好容易才得着趙桐的消息，心裏平穩燃起了無限的希望。不料趙桐說的話沒聽見了這一串晦氣的事情。當時我無話可說，就告辭了趙太太。她謹慎地指導我

趙鼎之死

往西郊的路線，送出門，還告訴我

「是趙桐的弟兄。」這時模應站直身子，路徑有了地盤就不想抗議，說：「我們跟他們不能說開，我們在關外還丟下多少臥床多麼天荒取債，是你去，」問應：「好疑的畜，趙桐就一幹，」中央省什麼都忌，我在這里，」隨時可以通知你，」

趙沐沐這許多難得的關照又因種種起晚的勇氣與熱望，這第一屆失物就順利的過去了。

兩存後復見他的確非以前強盜得多才然而樂觀又堅毅於自己吃苦怕被別人看見時  
甚格致依然一點沒由改變了我懶懶夫的手提若鬆大筒手並牠這只是損着我袖肩說說樂樂話  
話，使得我止聲漸漸滿腹憂愁還不知從面轉地何時煙消雲散才了結

「老韓，你比從前更結實了！」我高興的說。

得此亦足爲快

談話又以聯手手滿堂潮論，說着他的許多辦法。在每一句話的轉角地方，也跟以前三

哪裏毫不吝惜地，使用了好多「這個」「這個」。

是這「吃」飯如何？「我問。」

你這問法平常，平日老實說，這個提法，我聽過，頭幾次，打耳再別說感冒了。」

飯量的增減，跟他的健康有着相反的關聯。平日，趙侗的飯量甚大，但遇到生病的時候，他就特別細餐。這種加餐，在他的意思並不是要求多吃飯可以醫好他的病，而是他怕別人知道他在病，所以故意在人面前多吃飯，表示疾病不僅不能損害他，並且於他更有利。

「這還難變強的性格，不因世故的老練而變改，所以，我一問他的飯量，他便知道，而回答我的健康。」

「真正健康，活著太好，死得太慘啊！」

談話漸漸北平，西郊外，還離了兩星期。

在趙侗趙侗的森本部隊有九個支隊，外圍的民衆武力，還有六個支隊的游擊隊伍。這些部隊都是散駐在平郊，遼源及懷來，熱河南部。每支隊因地域與作戰的規模關係，人數由二十

達四千人，合共二萬五千人左右。謝謝日本鬼子的宣傳，他說我們有十萬大兵，我們也就當之塊跳自稱十萬了。

這樣的聲勢，使敵人感到相當的戒懼。他們始終不敢向我們嘗試。而我們呢？由關東移動至關內，每個人對日本鬼子交手，都看做家常便飯了。但是，此時最感到棘手的，就是游擊於小五台山以北和懷來縣以南的一些第八路軍。他們的游擊戰術是：

『遇敵則退，

遇友則攻，

遇退則追，

遇往則回。』

我在西郊兩星期之內，前後由小五台方面不斷的傳來陣風的消息，屢被煽動叛變的，被零星殺戮的，給套線被截斷的……幾乎我們用以對付日本強盜的手段，一一都由第八路軍替如本人向我們報復似的。

舉個例吧：那年八月間，我們在平郊截獲了一小隊敵軍，斃敵十餘名，奪獲輕機關槍兩挺，步槍七枝。同日，我們恰好得到懷來方面的報告，說是我們留在那面的隊伍，獲第八路軍槍殺了七條名，後封去步槍七支。恰好是收之東隅，失之桑榆。

「這是幹什麼的！」

算是那天我才看見老怪顯出灰色的神情，剛在一陣歡喜之後，接這報告，他就拍拍手，搖頭歎氣。

是時，華中的戰事十分猛烈，我們漸漸察到我們的防地完全被八路軍遮斷了，在那時期，我們等於中央的聯絡，真是不絕如縷，而八路軍就乘這機會時刻派人與趙佃接洽。一句話，就是他們要養活我們。

這樣險惡的環境，老怪雖然表面上仍不改其樂觀的態度，但是夜深人靜，他跟當時緯號老玩物的王趁下榻了這樣棋之後，牢騷就出來了。

他內心的苦悶，我們是知道的。我從協和醫院見過他太太之後，心上所起的陰霾，到此

時，但不因趙佩的笑臉而減輕，並且，還時刻有加深的傾向。

這樣又過過了半月。

忽然，趙太太由北平派人趕送一份電報給趙佩。這份電報有着不可估計的力量，把我們由苦悶之中提出，但是，又放進慌忙里面。

這是中央召趙佩到重慶去的電文。因為電文太簡單，一切的辦法都只得自己決定。

於是我們每個人的情緒，顯得特別的緊張。出發的，須要張羅；留守的，須要佈置；正在忙亂的時候，却錦上添花似的，趙佩母親，趙老太太奉命出國宣傳的消息也從北平轉到了趙老太太也是要趙佩離平南下，希望他能趕至香港見面。

於是我們決定了：

（一）都陳交給參謀長常戰武負責。

（二）趙佩和趙慶元、王新華、吳新民、王超、韓師元、駱耀、石金山、谷超武、等幾個人同行。



## 踱進自己的後方

我們出發是很秘密的，除讓自己部隊里的重要負責人和路軍混來的一部分政工人員之外，連長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很奇怪，我們到達北平後的第二天，就有自己的本報，送報告「趙特報」很簡單，這就是「敵方本報」，「趙特報」的消息，恐怕會引起敵方注意，要我們行動特別謹慎，最好是這樣，不

電話容易出錯，速離不區就速離開北平吧。

禁烟總辦張昭全八日莊子合起來就湊不出二個大烟筒他說到了北平有辦法可是在填

我們分開來向幾位留在北平的東北同鄉進行借款，我相信，那時候日本鬼子的特務就已經在進行緝捕趙綱的工作了。當時，鳳麟更緊承趙綱太太的啓示，先設法把趙綱隱匿起來。

至於我們幾個人，多半是人生地不熟，又沒有足夠動人的姿態，正好承着趙佩的指導，散在外面當指針表。

於是趙佩化個名兒進入協和醫院療治鼻疾。

告訴你！一個人帶點疾病放在身上，有時也有好處的。協和醫院可以說是個很安全的租界了，但是，像我們老怪那樣結實的伙子，如何有資格住院呢？先一天他就找醫生檢查身體，結果是毫無病態，僅僅是一點無須就醫的肥天性鼻膜炎，然而經過一番「運動」，趙佩便被當做一個極保重身體的有錢人，收容到醫院里去了。

第二天，趙佩在北平活動的消息，漸漸變做公開的祕密。當時人心惶惶，大家都以為城內已經有了土匪的義勇軍，在等候一個不可捉摸的暗號，立刻與境外的游擊隊，裡應外合地幹起來了。街頭巷尾，散佈着無數虛驚的影子，而兒子們的戒嚴，佈哨，和瘋狗似的一陣子的武裝巡邏隊，都適足增強此種謠言的可能性。

終於事情爆發了。那一天晚上，突然在一個劍毒的街衢里，被搶去無辜的老百姓十餘人

我們一得到這個消息，就決定請趙何桑君兒子們還沒有判定是否已睡到英軍制的關口，乘機溜往天津。

也僥倖有着十幾位被捕去的無辜同胞，暫時吸住了日本探警的注意，我們一行八人乃得安然無恙地到達了天津。恰好第三日就有直放上海的船隻，大家便小心翼翼地踏上跳板，鑽進船艙，開始呼吸海洋的空氣了。

到達上海，正是最新方面軍事極緊張的時候，到了我軍撤退武漢的次日，我們又登上由滬赴漢的輪船。

我第一次吃西餐，便是在這個時候。我學着他們把牛奶傾在咖啡杯裡，連氣連滿老練的，但一下沒注意，又把白蘭地做精糖，這才露出馬腳。要是他們不取笑，我始終還相信喝咖啡得放糖呢！

香港，一個自由的商埠，我們的行動也漸漸自由了。但是，最奇的，是語言不通，飲食不積。

你去過香港沒有？得去一去，不過不必久住。

上山電車是有趣的，香煙案的棧道是有趣的。

當時我們各人都置了一身廉價的西裝。至於吃飯，雖然我學會了拿刀叉，可是，吃不飽呀！在路上溜躑留連，肚子又餓了，又得吃。橫豎不及我們北方的麵食鬆事。

在香港，趙劍曾見了他的母親，同時還認識了許多由中央派在香港工作的人員。

不久，趙劍的母親奉派往安南宣傳，我們也預備來重慶了。那一面，我們過的生活，就與派去參加運動會的選手一樣，在一種極其熱烈的愛護下，受着各方人士的囑咐。走東，一個新聞記者拍照，走西，一個小朋友獻花，把趙老太太和我們的老怪忙的不可開交。

然而，大家所希望於我們的是什麼？而我們給大家做出了什麼？國土，天天地在縮小，敵人的氣焰，天天在擴張，我們的責任愈重，大家對我們的期望愈迫切，而我們在這樣舒服招待下，也就愈不安了。

老太太離港的時候，也是我們預備赴渝的時候。

趙劍之死

此時我們得到周××先生歡迎趙侗去重慶的電報。他們希望我們到重慶之後，先去拜見他們，意思是要我們跟他交換一點關於華北八路軍的情報，他們不願意我們把八路軍對待友軍的戰績，沒個遮擋地公開出來。

當然！他們的意思，我們是心照不宣的。不幸我們到了重慶，雖然不至於被八路軍的假面具，但周先生那面，我們就忘了先去拜謁。

這也是事實上困難的！

你到過重慶沒有？重慶是我們抗戰的首府，感覺是靈敏的，情緒是熱烈的，行動是急驟的。有無數的救國團體，有無數的，爲着抗戰建國喊破了喉嚨的人們。所以趙侗第一脚，踏到了重慶的花綢石階，便新娘子似的被簇擁着迎到海里面去了。

剛開始，我們在重慶，如同置身於大規模的臉譜展覽會場（比如說有這種展覽會的詩）幾乎把我們一生要見的人，在幾天之內都見盡了。男女老幼，南腔北調，溶成一付溫暖的搖籃，我們被寵愛着，就在這樣搖籃里，度着醉搖搖的生活。以後周××彭××兩先生都約着

門邊談話，但是我沒有去。

趙圓自己參加中央受訓之後，陡然地發見我們必須加緊訓練。無訓練的組織，勉強組織而無訓練，也不會發生力量。因此，他決定在自己北上之前，必須在黨人文蒼萃的大後方，組訓一批新幹部，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員。

訓練工作由王越、吳新民負責，在重慶南岸開始招收團員。最初預備訓練一百二十人，但開辦後，逐漸淘汰，最後祇剩六十八人，其中有六人是女性。

這政工人員訓練班，就由王越當團長。王越是我的大同鄉（遼寧同化人）。我們又稱他做「哈代」。吳新民當副團長，我的小同鄉。他過去跟日本鬼子拼過不少次，每次作戰，總是朝着敵人砲火最猛烈的地方冒進，他說，鬼子們的砲彈已經認識他了，他們第一次就不敢打到他身上，現在熟悉了還怕什麼？在北方作戰，他往往勇敢到有點冒失，大家叫他做「雙子」，然而他並不承認。他愛三國演義里的趙子龍，若是說，我們雖是幹粗活，可也不能沒有點風度。其實，他的理想是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又勇敢又漂亮的年輕軍官。我們一離開

北平南下，傻子就先配一付怪癡癡的眼鏡戴上，到了香港，更把一身收拾得整齊齊，連要起路來筆挺地。這模樣，恰與哈代成個對照。我們的哈代——我總提起哈代，你總可以想見像一半了！王越就是那付樣子。粗頭大臉，鬍子梳洗未齊，索性梳辮頭的粗頭髮，隨便戴一個方向亂長着。他理過一次頭髮，至多可以保持半天的整齊，但過了一宿，又變做蓬鬆癡癡，像個鄉下姑娘留着深深的劉海了。他耳朵在東北時被炮聲震聾，但他並不承認。老姜說：「我生下來就死了母親，被養在套褲里悶死的。」爲着耳朵不大靈，使他的思想更深沉，對事物觀察得十分周到。趙佩常說他「小毛病常犯，但大的地方很長進」。

## 別了重慶！

我們在重慶逗留的時間並不算短。當時全部的精神都貫注在幹部的訓練上。訓練的辦法又與課程，是老怪由中央訓練團抄來，又加上在敵後活動，種種必要的技能與知識的學習。學員們則由北平到此的幾個入，都在訓練班中擔任工作，各隊隊長有了，指導員也有了，教官也

幫辦了，但是，我們全是男子漢大丈夫，拿那些女團員怎麼辦呢？

爲着女生在班中生活的方便，趙個特地向老太太那里請他的三妹來幫忙。趙個的三妹，即是趙理仁小姐，她參加之後，對團體生活發生了極大興趣，訓練完畢，便跟隨着我們北上，一直伴着她的哥哥。

訓練班結束，是在廿八年的夏天。結束了這一邊，我們便開始準備出發。我們所採取北上的路線，是由重慶至成都，成都至寶興，寶興至西安，西安至洛陽，到了洛陽，再決定由何處渡河，過了黃河，情形就複雜了，須待到達時，再一面打聽，一面北進。

爲着準備出發，我們就更忙了。一面要武裝自己，一面要接洽交通工具。

說到我們當時的武裝，還相當的充實。全部六十餘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桿手槍。草綠色的軍服是新的，皮帶是新的，若使拿我們來担任後方城市里的警戒，還像樣樣；但若拿來充任遠征的部隊，未免有點冒險了。並且除了我們幾個由北方來的老粗之外，這些新訓練的幹部，不但說不上作戰經驗，連基本的戰鬥技術都是很差的。

你說我們既把這些團員武裝了，爲什麼又不教給他們作戰技能呢？

理由很簡單，這次訓練的是救工人員，而訓練的時間又很短，當然不能使他們一個個成爲文武全才；並且，我們所需要的作戰人才，已經都留在冀北，無須更在後方訓練，所以這一次跟隨趙剛由重慶出發的一行人，樣子像隊伍，而實際，並非戰鬥團體。

我們決定即日北上了，但爲着交通工具的難得，又推延了不少時日，在這些日子裏，最奇怪的，就是第八集團軍（即駐防）特派代表來與趙剛接洽。接洽的詳情，我沒有參加，但從老趙發的牢騷言辭中，我們倒猜出八九成。

原來他們的意見，是爲着趙剛既來後方受訓，就不必再回去老地方。他們說第八集團軍目前正拿出全付力量肅清日本軍和僞軍以外的雜色隊伍，萬一趙剛到了，不免要和他們的動地發生糾紛。所以他們替趙剛打算，最好是不要北上，其次，一定要北上，也必須加入他們的軍統，共同努力於肅清友軍的工作。

趙剛聽了老趙心裏不舒服了好幾天。他說：我是受中央的命令，派我做「第一縱隊總司令

食。我的防地本來在冀北，為什麼他們竟攔阻我進陝？他們有這樣力量？他們口口聲聲要把蔣主席說做摩揭摩室，其時蔣主席尚未被暗算，難道也派到我陝？蔣主席在冀北平，就是不願意把官督的防地、隊伍，於未得到中央命令之前，隨便交與蔣主席。現在中央既沒有這樣命令，並且還責望我今後替國家民族出更大的力量，收更大的戰果，難道我即日北進，而他們本著什麼居心，憑着什麼資格，來勸阻我不要北進抗戰呢？

笑話！你說這不是笑話麼？但我以為這個笑話與後來的慘劇，有着極大的關係。

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趙倜在平郊的時候，第八路軍要收服趙倜，既而趙倜不屈服，總算着數萬里的海道，到達中央，他們便以為孺子不足教了。不足教就得遠遠的離開，不料趙倜又打算北上使得他們間接地代替日本人担任清鄉工作，不能如意進行，因此，便開始猶豫了。

然而，猶豫不住。

與他們的接洽同時，我們正與交通機關接洽往成都去的車輛。結果由交通部借到了載重汽車一輛，篷車一輛。但我們人數六十餘，帶着軍備行李，在這情形之下，不得不分批首

與謝世第一批是廿八夜六月廿日離世。

熱河，第二批是六月八日由王新華領隊出發。

又王新華與趙超伯、顧恩浩、王明軒、吳新長、王冠一等二十餘人，押着行李備載物資走。

據趙超伯王冠等二天批人，在成都集合。

這期我重慶，在短短的旅程中，我開始有點習慣這山國的生活，現在又須遠離。在形勢夾着他是抗戰的司令官，在感情上，他更似父親的家庭，出發的前夕，我們預約而同地把這難得大旅程的心情，變做惜別的情緒。想到前線的困難，同客道，這極盡我們所負的使命，以取效我們的鄉土，這一生，不論生死存亡，重慶都是不容以能送的。大家在輕便的行李，開行行李，平日女同僚的通行曲調子，也變做淚亡，這離人由來，世間夜半，這種情緒，又因室外地雨前聲而加強，大家沒有睡，其實也睡不着，在無邊際地談談着許多無須討論的瑣事，聽這井的聲響，夾着短促的繁音，亂雜的行雲，在靜對着淅落的雨聲，……這煩悶，一切的「無不在」。

離着別俱離愁，雖然，這還是我們登上歸途的朝霞。

「晴二早，六月一日，情形更慘淡，鮮明的雨點，由夜裏落到天明，我們一清早便連着行李由兩岸過江，趕到兩路口車站。趙個已經先到了。這一次送別，顧不及歡迎時的熱鬧，但也不寂寞。許多小學生在大雨裡趕到，隨後老太太，王卓然先生也來了。」

許多先生們臨別給與我們種種熱情的教訓，並且在我們身上寄托着無限的希望。誰知道「晴二早」在我們還沒有走完旅程，到達住所，而前輩先生和小朋友所委托我們帶去的希望，就被這水災的軍閥封殘害了！

「王老太太有着鋼一般的意志，她老人家看着趙個，看着理仁小姐，又看着我們，處處使用着適當的字眼，鼓勵着我們。不錯！東北受着敵人的蹂躪蹂躪，責任他總得如何負起苦澀，但終是我們親愛的家鄉，收復的責任是我們的，淪陷的責任是我們的，我們拿着國家的武裝，吃着政府的俸祿，既不是帶兵做官，也不是做英雄好漢，顯自己的本事。唯一的，要完成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趕走日本強盜，從虎口下搶救自己的同胞。」

趙個之死

二〇九

倏然的留意，敵不住有力的發言，我們都興奮得摩拳擦掌。有幾個女同志更是活躍，她們幾乎跟小朋友逐一地搶呼過，把應該說的語全說出來。

至上午九點多鐘，汽車的馬達靜了，司機的威風凜凜，又試試油管，預備汽車便同時吼叫。我們坐在車上，靠邊的便儘量的跟來不離手，不管平日誰與不識，同時都舉手揮巾。

雨，仍然不停，南岸的山峯隱似水墨調畫。

電車開始以二小時十公里的慢速率走動了。我們回顧，老太太臉上的綹紋，逐漸被雨簾隔住，車站上三簇送行的人影也漸漸模糊了。

車子向土溝寺路上三個轉彎，速率增大了數倍，大家由後面轉臉向前，這時候，才覺得已是身在途中。

坐一個車子上駛着二小時，當然一路不會寂寞的。老朋友，新同志，大家有說有笑，尤其幾位女同志，每人都攜着一小袋零食東顧，一會兒是日香糖，一會兒是奇形怪狀的餅干，還像前我們零碎的談話呢，却也和這一樣，一會兒是講拉巴子日本強盜！說得慷慨激昂。

「會兒又是嘻嘻哈哈，把重慶各種生活情形，又拿水溫習一遍……」

車頭上滾着雨點，車輪下滾着泥漿，大家吃的、講的，坐在車上顛簸着，隨着不平坦的路面，情緒起着時刻不同的波動，而談話資料，恰也和公路一樣，時刻來個轉彎。這要是個座談會，則所談的，將無法紀錄。

我們這一車，大部分是趙副司令部的職員。現在讓我先給你介紹介紹吧。

顧思浩，是司令部的秘書長。也是東北人。直背挺胸，雅好修飾，他的模樣就活像一個秘書長。溫文爾雅，但，一開口便是「一塌糊塗」。一塌糊塗四個字，在他說話中，是屢見不鮮的。壞的，他說做一塌糊塗，而好的，他便也說做「好得一塌糊塗」。雖然不合邏輯，但有什麼法子呢？說慣了！

王明軒，遼寧人。他本叫做王浩。此時是擔任廠部的經理組長。留着滿頭的蓬鬆。心細體小，只要有好的茶葉配上香煙，他就可以一輩子坐在房間裏不動。這時，由重慶出發，在車上，他的話說的最少，可是香煙抽得最多。……

重慶路誌

我們在成渝路上，因為要趕運第二批人員，車子很快地就開到了成都。

成都真是和重慶一切相反的城市。那一片肥沃的大平原，第一眼就抖我們看得心里舒服。

車子還沒進站，遠遠的便看見有許多迎接我們的人，所以我們一到站，便直接往王縉城小學住着。

我們在成都又耽擱了兩個星期。第一個星期，是爲着等候重慶方面，王新華和大部分同志的來車，第二個星期，便是等候省政府給我們設法運到寶雞的車輛。

在這兩星期之中，我們也是天天忙著。

一離開重慶，趙何就開始說話了。他說我們是抗戰工作人員，雖然我們還沒有到達自己的防地，但我們經過一個地方，便應該做一點工作。我們不是遊山玩水的旅客，也不是走馬

到任的老意，不論在前方，在後方，只要有我們在着的地方，都應該發揮我們的力量。有許多爲着抗戰宣傳的隊伍，這特意跋涉萬里路，往各地做巡迴工作。而現在我們乘着返防的機會，正好沿途做點抗戰宣傳。

這里，我得補說一句：

就是訓練班結束之後，王越轉任補充大隊部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哈代的部下，甚見活躍。鬍子二哥（王松濤）當組織科長，祁猴子（祁斌）當民運科長，李仁山當宣傳科長，另外有歌詠隊，戰鬥劇團，壁報組等等。

當然，我們的戰鬥劇團，比不上大都市的大劇團。並且是在旅途中，人力物力都談不上，沒辦法做大規模的演出。但在街頭，村里，做做宣傳，還可以應付的。

你以爲我們是演的男扮女裝的改良京戲麼？那才不呢！我們有的是女演員。由重慶訓練班出來，一直跟着我們北上，就有好幾個女同志。負責劇團的，是李濤塵小姐，負責歌詠的是王綺思小姐。

李小姐是哈代手下的幹事，她有很好的演劇天才。年齡很輕，但經過的風霜思難，却已不少了。她也是遼寧人，據說，她的先生是個英俊的青年，她們倆結婚後還生下一個小孩。不久，她的先生就被日本人炸死，她抱着孩子，輾轉流離，經過極困苦的生活，才跟隨大夥遷至重慶。但在路上，孩子生病，不能好好的找到醫藥，孩子也夭折了。她的生涯是悲苦的，但是意志却極其堅強，我們訓練班一開始，她就投考受訓，平日她的態度最端雅，在許多女同志之中，儼然是個老大姐的神氣。

王綺思小姐是南方人，據說她的故鄉是上海。她的外表姿態，與李小姐也是個對比。體格很強壯，老愛穿着一件反領襯衫，下面繫一條短裙，她也是由訓練班一直跟着我們在一起的。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向來就沒有看見過她像走路似的走過一段路。起初我懷疑，也許是他穿的鞋子位跟太高，站着的時候，由背骨到後跟成一軸心着地，這以外的都是附着於這軸心的東西了，所以站着說話，總是左右旋轉。明明談話的對手只有一個，面她也是採取播射的姿勢，似乎同時左右前後還有幾個人，必須面面顧到似的。她站着是用腳跟，但是，

一走起路來，便又只剩着腳尖了。平常日子，她走路是三步一跳，要遇到高興的時候，簡直是步步跳躍。在她的腦子裏不知道到底是裝着多少的歌辭小曲，不說話的時候，總是輕輕的哼着，像個善吟的小鳥。她負責歌詠，還兼做戰鬥劇團的演員。李小姐愛扮老婦人，而她，就愛做摩登小姐。

我們一些老粗，平日對哈代領導的這班活動份子，只有羨慕。在這些活動之外，趙炯更注意壁報的宣傳。我記得當時負責壁報的，是個姓龐的，叫做龐紹增。他一天到晚埋頭寫作，剪貼，他的這種工作，一直到了河北，一路上都沒有停止過。

我們在成都逗留了兩星期。你要是沒去過北平，你一定得在成都多玩一玩。那個地方的生活情調，寫寫意地，跟北平非常相像。地方環境是幽靜美麗的，人們是文雅有禮貌的。我們仍在那里曾經參加過他們特為我們舉行的各界聯合歡迎會。由這個會的介紹，使我們這幾張臉孔，成為當地人士所面善的臉孔了。我們每在街頭巷尾經過，便有許多小朋友繞着我們，則這問那的問了一大套。年輕人是可愛的！惟有他們的感情最熱烈，最純潔！他們關心着我

## 趙侗之死

三六

們的去處，往往以一種讀傳奇小說的心理，來看待我們這一行人，也許在他們心目中，我們還是個英雄好漢呢！

慚愧得很！我們一路上接受了同胞的許多寄托與囑咐，不但不能替他們討個滿意的回音，甚至還不及帶到前線上，便被共產黨圍軍封殺了。

因為成都人士對我們的熟悉重視，趙侗就切戒著我們，年日少出去招搖，除必須出外工作的，其餘多半待在紹城小學里，跟在訓練班的時候一樣，時時開小組討論會，研究會，務使我們的時間不至於因候車而浪費。

最後由省府派給我們兩輛汽車，於是我們又在依依的情緒下繼續北行。

成都都是可留戀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馳名是個錦繡的城池，靜靜的市街，精緻的房屋由每一個路人走路的影子，直至每一個婦女談話的聲音，都顯得他們的有修養。這地方應繼由公孫述以後，歷代都被選做王城，每一塊石頭，每一堆瓦礫，都含著無暇的歷史的價值，同時又是詩人的歸窩，錦城江畔，浣花溪旁，一種捉摸不到的流風遺韻，真夠人發着懷

古的幽思！

然而，我們匆匆的來了，現在又匆匆的別去了。

過了成都以後，車子就漸漸逼進古代戰門上最難的山嶺中了。這一路的山道，已經夠難行了，而天公不做美，我們在劍閣秦嶺的途中，幾乎沒看見過一天放晴。山陰里的泥淖，正像顧恩浩常說的「一塌糊塗」。有一次我忽然得到一個聯想。就是我們所走的，有些地方，好像曹操過華容道似的困難。

更不湊巧的，這兩輛汽車，比起我們由重慶坐到成都的車子，年齡更大上好幾倍。老邁龍鍾，體力既衰，而脾氣却大，每一次僅僅上山，便發出巨大的響聲，連王趙這父子都聽得有點暴躁。至於毛病，則是時時發作。一會兒要喝水，一會兒又滑油，一會兒油管又塞了，一會兒車輪又陷在泥里擱不起來。有什麼辦法呢？頭痛給牠擊頭，腳痛給牠降腳，不僅司機的辛苦，連我們都感到深深的不耐煩。我們常說這種汽車，必定不如諸葛亮的木牛流馬，我們預計至多一星期到達的寶鷄，但，走了兩星期，仍在山路上打磨。

要是跟你這次一樣，單身行旅，你必定會煩悶得發瘋。幸好，我們有的是條件，並且還有許多沿途要做的宣傳工作。

川北，陝南，山嶺重重，交通不便，一般人民的生活較之川中艱苦多了。汽車與司機的，一路上鬧着別扭，往往司機決定要投宿的站頭，而車子偏不給走到。因此，我們最後還是聽着車子的指揮，十幾天的旅途，就很少在大站上停宿。山村野店，中古時代的旅行況味，完全被我們嘗到了。還好是夏天，到了前不見村，後不着店的山路中，我們就找個不漏雨的地方，隨處住宿，留着車子，做女同志的臨時間房。清早，她們的歌聲驚散了林間的野鳥，我們起身，第一個便是向司機請安。他也是辛苦的，常常漏夜修車，看見我們，便睜大充血的眼，生氣地拿鉄鉗在車板上一聲說：

「今天非等到下午，怕修不好！」

我們得到這諭旨，便散開了，在附近找着村落，繼續我們的工作。貼壁報的，做演講的，演街頭劇的……各幹各的事。我呢？什麼也不會，只是東遊歷，西站站，跟着他們蹣跚

鬧。

我是沒有家的！並且流浪慣了，一出門不會像你那樣的着急。要着急幹麼呀！只要我們決定了要走，總會有到達的一天。比如說，成都至寶雞一段，算是難走極了，但我們終久也到了寶雞。

寶雞本是個小縣城，因為隴海路伸展到這里，交通給帶來了福氣，牠便暴發戶似的抖起來了。自從變成通車之後，牠更顯得重要，市街更繁榮了。但在許多商業之中，最多的是旅館，同時與旅館有密切關係的食店，也非常發達。

寶雞是個交通碼頭，凡碼頭上應有的一切，這里都有。

我們到達寶雞，便分開來住，一半住在世界旅社，一半住在歐亞旅社。

我看人家門上貼着「紫氣東來，」就想，這在寶雞真是名符其實，隴海路由東海給帶來了繁榮。現在爲着應付長期抗戰，我們要打通西北方的國際交通幹線，寶雞將成爲帶有國際性的轉運站了。雖然幹線未會成功，但商人獨得風氣之先，單看「世界」「歐亞」這些旅館

的招牌，也就可以想見他們處處是跑在時代前頭的三班了。

## 在西安兩月

爲着大夥同時出發的不便，到了寶雞，我們又決定分批前進。

我跟着趙鼎，王明軒，顧恩浩，石銘，張士海，李鳳元等先往西安，留着吳新民，王越在寶雞做第二批走。

我們在西安爲着種種原因，住了兩個多月。

住的地方，今上午不是跟你去看過了吧。

那是在西安城西一個古老的姑子廟。廟子里零零落落地住着幾個乾癟得辨不出年齡而瘦得如同乞丐的尼姑。

這個姑子廟，叫做西武台宮。

廟的周圍都是空曠地，廟的後面就靠着城牆。前面橫着公路。公路一旁有一段大牆，牆

上還寫着「世界」字會總救濟院西安分院」幾個字。大牆便與廟門相對，中間隔着幾畝見方的空地。大門口有台階，登階進門，迎面就是一座大閣樓。兩邊是一排列廂房，正中是個大殿。大殿後面，是一座高台，台上建着巍峨的樓。只要你登上高台，西安全景便一覽無遺。清早，可以在台上遠望華山日出，由雲霧裡吐出萬丈光芒。傍晚，終南山色，隱若處女，渭水蜿蜒如帶，映着晴霞，使人聯想到漢唐盛世，這一帶馬水車龍，該是多麼熱鬧啊！

西武台宮的建築，規模宏大而雄偉。爲着曾經做過醫院，里面房間甚多。面對大門口的那座閣樓，便是當時我們的司令部。以我們數十人住在這寬廣的大廟，處處顯得綽有餘裕。住的地方既然解決了，同時便開始我們在西安的工作。

我們在西安兩月之中，於組織上，人事上，都有極大的補充與更動。

第一，我們原名補充大隊，至是，改名挺進大隊。仍由吳新民繼任挺進大隊長，王越繼任挺進大隊部政治部主任。原來補充大隊的指導員王新華，至是改任挺進隊經理處處長；而原來的經理組組長王明軒，則調任挺進隊的指導員兼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由重慶出發的六十餘人，到了西安，真像個分水嶺似的，許多動搖分子，開始分道揚鑣了。總共被開除的，和改途向延安方面去的，前後有十幾個人。

趙侗太太曾經對我說：「這時候，是趙侗的好兄弟，應該站牆，……我們比不得別人，我們在關外還留下多少親朋子弟，在關外，還留下多少血債天仇……」。是的！結果是趙侗的好兄弟，自然會留着，而相反的，自然會去。

你要問這些離隊的，被開除的，是爲着什麼原因麼？

這又得從頭說起！

我們在重慶辦訓練班的時候，本定招收一百二十人。當時的份子就非常的複雜：有的是爲着失業沒事做，想進來混混生活，往後一想，跟着我們往北方打游擊戰，那有舒服的日子過？因此，離開訓練班去了。還有的人。把趙侗着做小說里的人物——比如「七俠五義」里的北俠歐陽春之類——把我們的事業，幻想做極其傳奇化的武俠行爲。他們想要自己做英雄好漢，希望在班受訓數月之後，便給飛簫走壁，跑到東京去把昭和天皇的腦袋取回，在重慶

展竊，於是一舉成名。男的可以像「野史叢書」里的朱明，爲全國美女所傾心，因之同時能擁有十幾個妻子。女的？她們不是想做雅俗共賞的呂四娘，便想乘此進宮，得個元妃的封位。像這一類的人，當然經不起現實的打擊。於是他們曉然現在要飛，須先到外國買飛機，同時還得自己有個好身體，狠狠的學習，才能夠凌虛御空。至於打游擊這種技術，操練，既麻煩，又辛苦，因之也離隊了。還有！他們明明吃的是中國飯，而暗暗里却受着另一方面的指揮，他們來投考，本來就不是出於自己的志願，而是被騙這混進的。混進之後，看看無計可施，找不出可以發生分化摩擦的機會，於是沒有成績可報告，強使他們的主人，至是，也只好自動撤退了。還有，不明事理，自己就沒個主眼，以爲這也是個現任職，無妨混混。進來之後，把受訓當工作，把工作當兒戲，日子越多，越不長進，捉到一點機會，便想抓一把，撈一把，溜之大吉……諸如此類，認識不清，真是早有成見，在訓練班開始後，便逐漸的淘汰。到了西安，真像到了最後關頭，不得不現形了。

李仁山在當時任第三甲隊長，到西安改任政治部的宣傳科長。他的來歷，頗不明朗。自

以爲是精通馬列主義，但看他浮腫的樣子，又似乎馬克思列寧只配做他的學徒。他能畫幾手不近人情，山水人物。因爲是漫畫，我們不敢批評。他到了西安，感到宣傳職務無法給他利用，便走了。補他的缺，是辛冷。你單聽這姓名，便有一點感冒吧！他本任分隊長，平日寡言鮮笑，似乎一肚子便貯着十萬大山。只要門外掉落一片樹葉，叫他聽到，都得考慮三天，結果仍不表示意見。而最壞的，便是無聲不響地跑到你的背後站着，跟魂靈似的，駭你一大跳，可是他老兄，倘若無其事似的瞧着你，不說，也不笑。他繼李仁山的職務，沒有幾天，不知是奉命召回的，或是另有任用，也離隊往延安去了。

其次，是被老怪開除的。說起來甚是痛心！在這被開除的人里面，就有幾個是由北平跟着我們南下，一直霧道至此，偶一不慎，本來面目被人觀破，以致無法容納。比如姓韓的老鄉，他忽然拿衛生處的藥品換了一筆巨款，原想逃之夭夭，但沒有走脫就被老怪逮住，開除了。另有谷老鄉，由最始至最終，對我們的工作總抱着反感。他反對八路軍，但也反對趙個到重慶。既無法說服老怪，只好一路跟來。咱們是老鄉，好怎麼說呢？讓他去吧，其中還有

一位女同志——一個女人，早晚得嫁人的，讓我修點陰德，這里不宜佈她的姓名了。這位小姐，在我們一夥中，算是最活潑而花樣最多的一個。她的參加我們工作，不知道是出於何種動機。她也是哈代的部下，但是世故比我們的哈代精通多了。板着臉孔，像個女聖人，但是，她若在你我上發見有一點可企圖的東西，便變得蛇樣的了。哈代這輩子，一輩子和女人無緣，但遇見符她，也會眉開眼笑，他老以為她在愛他呢？這位小姐，能運用極大異的姿態來配合其精熟的機會經驗，到了西安露出原形，不得不請她走路。

其實爲着適應我們工作的需要，我們時時在設法健全充實自身的組織。這種新陳代謝，一路上不斷的進行，不過在西安的兩個月，是個較大的變動吧了。

西安在地勢上，雖不是我們北上路線中最後的補充站，但以牠的現有情形來說，在這里整頓比較到了洛陽整頓要便利很多。

當時，我們隊上，共走了十幾個人，但同時又補充進四十多人。

告訴過你：在我們政治工作上，本有劇團和歌詠隊的組織計劃，但爲着領導之人，工作

還不能得到經常的開展。到了西安，又來個吳影担任歌詠隊長；羅渡担任戰鬥劇團團長。宣傳科科長，至是乃由郭夢秋繼任，而被開除的衛生處長，則由張國忠升任。

這些人們，都是由西安加入的，與這同時還有警官劉文俊，中隊附沈占成，楊西成……隊員方面，我們又在西安登報招考一次。本定招收六十名，結果只錄取三十個。

趙侗在西安等候胡宗南將軍返陝。（其時，胡將軍乃在重慶聽訓）到了他們會面之後，胡將軍又派蔣堅忍先生所主持的戰幹四團學生王世傑等一百餘人，加入我們的隊上，作為北遷後的基本作戰和訓練部隊的幹部人員。

爲着大批生力軍的加入，我們全數便有一百多人，一時使得疲瘁寂寞的西武台宮，顯得生氣勃勃，像個樣子。

哈代的工作更忙了，仍是在不大理會別人的意見之下，其實是他聽不見，埋頭瑣細途以後的一切工作。

（前線號「混事兒的」王明軒——這時他兼政治部副主任，也大變作風。第一件便是把頭上的

頭髮剪掉，第二件，沒有泡茶葉的開水也喝丁，並且，一天里東西跑動，完全不像躲在櫃裡靜靜的抽煙的神氣。

王綺思小姐呢？她歌仙更多了，一天哼着無名關子，小鳥兒似的，在西武台宮的大門口，蹦蹦跳跳。這個時候，她似乎有個由衷的歡喜，因為她遇到一個同道。

要說到歌詠，那一個不會？我們的老怪就南腔北調，無不嗜好。他對於音樂的欣賞，感覺是特別靈敏的，可是任何一支曲子，一通過他的嗓子，便又失去了精神。

關子二哥（政治部組織科長王松濤），他是中央警校畢業的，對於歌詠，似乎也有說不出的愛好。花晨月夕，隔個院子，一聽見王小姐的曼聲朗唱，他便悠然神往地，扣着欄杆，那付神氣，活像古代的桓伊，「聞歌輒喚奈何」。因為他想她，而她不知道。

## 渡黃河的前後

西安兩月，我們的生活內容，豐富極了。文行短打，無不具備。你看見過西武台宮周圍

## 趙個之死

四八

的空地麼？那些地方，當時那做了我們的操場，球場。

我們公餘還有個球隊的組織。負責領導的，是跟我一起由北平南下那猴子那斌。單看這個渾號，你就可以想像着他是如何適宜於球類運動了。

猴子是遼寧武庫縣人，過去跟着他父親在國民大學讀書畢業後，曾回去故鄉探母，不久，母親死了，他就送他的弟弟來到北平，那個時候，趙個正在平郊活動，他親眼目擊日本強姦在東北的種種暴行，所以，一找到機會，就一股勁兒地跑來找趙個，跟着我們在一塊兒。

他還不僅活潑得像個猴子，而他那付臉孔，也就是這樣的。大大的眼睛，看見人便閃爍着友愛的目光。一張大嘴，同時可以塞進兩個以上的北方饅頭。他始終是個樸素的學生模樣，在上海，在香港，在重慶，幾個繁華的大都會，有許多人都設法改變一下自己的土風土氣，至少也整頓整頓邊疆——比如帽子、鞋襪之類。而他則始終如一，終年穿着一件寬大的制服，冬天來時，便加上一件長僅及腰的短棉外套。

在我們一羣之中，算他最會演講，有這樣的場面，總得請猴子上去。

那猴子不但球藝高強，並且他還懂得許多規矩。其次，和那猴一樣，能耍得一手好戲的，要算郝老祖（大隊附帶土匪）。他是××軍校畢業的，真是個沒遮欄的漢子，除了打球之外，還會唱京戲。他是河北人，氣質爽直，所謂「燕趙之士」在他，倒是當之無愧。

在西安，我們對於人事的調整，已做到相當熟練。尤其住在西武六營，大家生活安定，一切的工作基礎，都得到十分地固定。

至於我們的設備，到西安，亦是大大的充實了。

我們由滬出發，全數只有六十幾支手槍，和中央贈與趙個的五桿白朗林。在西安，我們又購得壓壳槍二十餘支，預備離開西安之前，胡宗南將軍，又發給手榴彈二百多個，手槍子彈二百發。我們長途北進，所攜帶的武器，其實也只是如此而已。

通訊方面，我們有兩個五瓦特的電台，和一個十五瓦特電台。五瓦特電台台長，一個是馬有才，一個是張文元，十五瓦特電台台長，是趙個，都是中央派在我們一起工作的。另外還有通訊隊，是李德馨當隊長。李同志是××軍校十一期畢業的，他

老是穿皮鞋，走起路來震天價響。也許就爲着這原故，李誠廉小姐，不大喜歡和他來往，但是他，却無疑的是要讓李小姐的一個。

我們逗留兩月，漸漸的諸事預備停當。那時候，正是秋天氣候，北地早寒，我們決定無論如何要在冬季之前趕到河北防地，於是大家分發陝西省政府贈送的二百套灰色棉衣，開始裝待發了。

我們是二十八年九月一日離開西安，向洛陽前進。

這次離開西安，我們行軍的規模可大得多了。

除了我們將近二百人的行列之外，同行的還有石友三兄弟石友信率領的教導總隊一千餘人。

這裏再補充一句：

石友信當時是六十九軍的教導總隊長，他在西安招考了男學生千餘人。這時，剛好前線吃緊，約着趙傾一起回防。他的防地在魯西，但須迂迴至豫北，我們便跟着一路至洛陽，豫

到了洛陽。我們的隊伍便住城東北的護駕村，村里不過三四百戶人家，但有一條老鐵路大橋子，暫時就借做我們的駐紮地。右友信的部隊，是住在朱家村。兩地都是無城無十里，但離黃河甚近，只有十幾里路。我們爲着渡河方便，大夥兒便留在那邊，只有趙佩蘭、魏真南、李蔚和衛立煌長官接洽以後的聯絡，並領取「渡河證」。

你要知道，過了黃河，那邊的情形就不同了。

當時在黃河以北，我軍和敵軍的防線，真是，犬牙交錯。敵人所佔據的線與點，陣陣受着我們的襲擊，而發生變化。因此我們想走動路線，便也跟着時刻變動。

到了洛陽之後，我們第一件事，便是派斥候過河，探察穩當的路線，在沒有得到他們的確切報告之前，我們只好暫時候着。

我們前赴洛陽等候了十餘日。這十餘日之中，又招收。隊員五十多人，同時趕着準備渡河後的行軍方便，將所有的行李都改打輕裝。並且在敵人的掩護下面前進，既沒有汽車運

津，而預定要經過的太行山脈，黃路崎嶇，還需要大量的騾馬馱載。

爲着改換輕裝和租用騾馬，前後又忙了數日。

忽然由石友信方面透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我們可以放胆北上，因爲石友三已經派大隊來迎接他的兄弟了。

那時我趙倫跟兩夜擔一路，他們倆感情甚爲融洽，所以他們已約好護送，情形當較我們安穩。

沿北平莊的馬道重慶至西安，我們鄉走的自己的後方，對於種種配備不充的缺憾，還不太感到嚴重。到了洛陽，時刻要衝前澎湃激的激盪，我們便覺得實力不充的威脅。是時，我們號稱三百餘人，但實際有槍的，還不過半數。縱然許多敵軍以頑強有所畏懼，我們以大軍要帶新武器，但對個人的戰鬥力，又要接應這些徒手的，又要繞行於敵哨的前面，不免要相當冒險了。

離開洛陽的時候，石友信特贈給我們二十多桿的自製捷克式步槍。人家說：「寶刀贈

「你想，我們的老怪，當時是多麼高興啊！」

一個深秋的早晨，我們開始離開龍興村李家的大院子，由孟河口渡黃河，聯合落石都向沁陽方面行進。

這時天氣漸寒，而黃河南岸與北岸的風物，漸顯出不同的氣象，一種闊別一年多的北方情調，又逐漸回到我的心頭。枯禿的檉柳，乾燥的堡子，低低的茅擔，長長的隄岸，一切景物都十分親切的映進眼簾，然而，這也使得生長南方的同志，感覺到淒涼與落寞，況且，這天去，漸行漸北，而氣候漸冷，景况更其蕭條？

俗語說：「不到黃河心不死」這用在我們這一輩中，極其適當的。在未渡過黃河以前的情形，我們都像未成年的孩子，被各地當局，各地民衆熱烈的愛護着，任何行動都有着倚靠與保障；但渡過黃河，我們就像已成家的孩子，一切都得自去安撫了。換句話說，我們已踏進戰鬥的環境，生活情形，和每個人的情緒都更結實而堅強了。認識不清的，在這環境裏，便也能自己瞭然於前途的任務；至於始終把定抗戰決心的同志，更像已經登場的角色，

竟然而然地扣緊了心弦，習着風沙，堅決的挺進。

大家對於瑣事的關心，不純淨的零碎的念頭，差不多都留在黃河南岸，而此時剩下的，只有一條勇往直前，團結抗戰的心腸。所以我每一次巡視着自己的隊伍，便非常愉快地，又由心底跳上一句話——是這們的好兄弟，都已經站穩了！」

在河北岸，我們所取前進的路線是迂迴的。我們由汾陽至晉城，由五龍口上太行山，轉至晉豫交界的林縣，這一路都是與石友三同行。到了林縣的合潤鎮，石友三的隊伍就折向東行，而我們北進，於是彼此就分手了。

與石部同行，我們的人馬頗多，一路上浩浩蕩蕩，甚是熱鬧。並且我們還規定了行軍的辦法：趕路兩天，就休息半日，連走三日，就休息一天。

所謂休息，其實也是沒有休息的，祇是停止行進吧了。

黃北晉南，許多村落，都是極需要宣傳而沒有宣傳的。我們匆匆過境，每條路半日或是兩日，總覺得遺憾。於是我們採取一種十寒的方式，當然只有取着「不開收

響，但胃腸經不起餓度，有一天餓一死，有一點做一點吧了。

過了合河，我們的隊伍，陡然地顯得孤獨了。唯其愈孤獨，而我們之間，便愈團結，愈親愛。咱們已不僅是同艱同苦的伙伴，而實在是同生同死的弟兄了。

### 饑餓線上的徘徊

秋末冬初，北地已經飄起拳頭大的雪花，我們紮緊了灰棉衣，冒着北風，渡過淮河，漸漸地接近河北磁縣的縣境，又循着小路北進，到達邢台縣屬的大郭。

自入河北境，我們就開始受着實際的磨難。

當時，豫北冀南的防軍情形是這樣的：豫北的林縣縣屬，為中央××軍部隊的駐防地。但一過淮河，到了磁縣，就可以看見十八集團軍的影子了。他們的人數愈北愈多，先是零星散的散兵游勇，最後是「山上的」警戒部隊，到了邢台，才是整齊的隊伍。

我們一行人由磁縣向邢台行進，便發覺我們已經受監視了。一路上，是××集團軍的線

隊，三五成羣地，托着槍散佈在我們的前後左右。

他們的紀律是特參的，初次看見他們，你將不會相信那是個軍隊。說他是武裝的農民麼？然而比農民強悍；說他是現代的國防軍，那種精神，實在不配！

他們都閉着嘲笑的眼睛，送我們過去；我們呢？只好低着頭趕自己的路。

一到陰沉的傍晚，我們趕到了大爺。

大爺是個小村鎮，初冬日短，我們跨進村裏的時候，已經是弱雀無聲，家家戶戶掩住該板門，整個村子就顯得死樣的淒寂。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幾家的廳廡下面，暫時充作宿處。坐下來，解開綁腿，搓搓腳，一天的疲倦還沒有恢復，接着顧飯的喊聲就迫着來了。但是我們忍着，把皮帶一寸寸的縮緊，心里明明知道：「急什麼呢？管炊事的也會肚子餓呀，他們餓了想吃飯，咱們就也有份兒！」所以，滿不在乎地，靜靜的等着。

但，夜幕一層層的加深，我的皮帶區已縮至最後。奇怪！我們已經到站三四個鐘頭了，還不見有飯吃的樣子，難道天冷，生火不着，大家的飯，造不起來麼？要不，那就是老怪今

「……預備什麼晚餐，讓大家一塊兒痛快一下了。」

據說司令部方面沒有一點影響。我站至一處土牆的門口，望裏面糊糊的路上，看見一對男女同志哼着無名曲一逕走來，這一對年輕伙子，發見我，還相當的不好意思。跟我行個軍禮，就問路上吃過飯沒有，我只好搖搖頭。她們說：「奇怪，也說是奇怪，我們就一塊開鑿到牆上去了。還沒有一個轉彎，就聽見：」

「誰飯呀？什麼道理，咱們得跟司令說去。」

果然是司令部的副官石金山，這位老兄當過多年的草莽英雄，在前就跟我們拼過好幾仗，以後落到日本人手里，不久又反正過來，被趙佩收服之後，就一直跟着。他是個胆大無比，的猛將，只可惜欠點文雅。

這時，他跟在夜路上攔路，他的一肚子惡氣，還沒有跑到司令部就叫我們給截住了。  
了。

「……別想在這兒吃飯了，你們回去睡覺吧！反正今晚上的買米不到，明兒趕快走，走到

趙佩之死

五七

「嘿，哪兒有米，再吃！」

他跟我们這一頓半餐，就又冒失的撞入錯異的路上。

「怎麼辦？你們肚子不餓麼？」女同志問着我們。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上前面撞撞看吧，也許有一家小店，也許有一家——」那個男同志

無記起：「剛才忘了問那個老頭子，說不定在他家裏就可以找到一點什麼吃的……」

我們依他的意思轉身走了。

廠既不熱，又沒有街道門牌，又不認識那老頭兒姓甚名誰，我們兜了幾個小圈兒，敲

開廠的門，只得到一樣的回答。就是說：「你們要買米，得到十八集團軍的隊部里，我們老百姓

已經破產了麼，一天吃一天的，今天你們到得晚，咱們家裏一粒飯也沒剩。」

由這共同的答案中，我們更明瞭了這中間的情形。

原來是十八集團軍在這一帶實行大量的收糧，民衆不准囤藏一粒米麥。他們這種收糧

政策，使得糧食缺乏，說是日本鬼子不殺老百姓的，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敵人的封鎖線。老

百姓要餓，可以往淞路監里騙買。現在病在家裏的，應該讓他們吃去。因為他們是打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不讓他們買米，所以，他們必須吃老百姓的，現成的。

「老總：你們也是吃糧的，你們幹麼不向他們開槍去呢？他們把我們老百姓的糧食搶數販去，自己又吃不完，遇到風搖草動，說是鬼子兵要打來了，他們夾起屁股服就溜，米糧帶又帶不贏，只好留給日本人吃了。你說日本人，會拿這我們麼？相思病！鬼子兵才沒有這份好心腸呢！他們殺一陣，燒一陣，從從容容地運着糧食走了。日本兵走了，××集團軍又來了。他們跟開玩笑似的，一來一去，彬彬有禮，可苦的，就是我們老百姓……」

「夠了！夠了！咱們得回去，說不定司令又要訓話呢！」我提議叫他們兩個人也早點回去，這種地方，不好久待，也許老怪已經決定滿夜路程，咱們雖然肚子餓，但隨着這許多令人喪氣的話語，也就肚里有「數」。

我到司令部，果然那裡很緊張，果然也有人主張立刻出發，趕往路羅鎮。因為路羅鎮是冀北戰區司令部，也是省政府主席的所在地，到了那里，當然可以得到大大的解決。

然而趙侗並不如是主張，他又張開手說話了。他說：「糧食問題，這下去怕要成為極嚴重的問題。此刻已派王新華接洽去了。大家跟着我趙侗，爬山涉水，走了萬里路，共同爲的是救國家，救民族，難道我能叫大家挨餓麼？我得到許多情報，這一路的情形很不好。這個——這個——倒不是日本鬼子可怕，總之大家得鎮靜，今晚，這村里就有大批的——這個——這個軍隊過境，吩咐大家早點休息，趕明早王新華回來，咱們提早做飯，吃飽了，再休息一天，看看前面的情形，再決定前進的路線……」

頓時一窩說話，立刻停開了，傳到每一個廳廡，每一個同志的耳朵。其實不吃一頓飯，算個什麼！不過老怪的語中有話，使得大家迷糊糊地，不知道是餓慌了還是什麼的。大家反來發去地睡不着。反正明兒不走，不睡就不睡得了。

約略晚上九點多鐘，就有十八鄉國軍的一部份隊伍，由村里經過。由那時候起，村頭村尾，嘩天嘩地地亂跑亂叫。老百姓的門，關得更緊了，大家扣緊着心弦，勉強做出十分鎮靜的樣子，默默地打着棉腿，弄弄皮帶，其實，我們每一個重要東西，都已經結束好了，在身

一夜工夫，家鄉去九集轉由這里向北開過了多少的隊伍，也不知他們這樣急急的夜行軍，目的是爲的什麼？我三番五次想到老怪那面聽聽消息，但，村里都有他們的佈哨了。咱們爲着避免誤會，還是待着！

果然，第二天一清早，咱們就吃到了一「糠糊」雖然，這要不是王新華活動了一夜的工夫，咱們怕不會在大棚候了肚子麼？

王新華此時是我們挺進隊的經理處處長。天生一付好模樣，舉止大方，着實，在人面前說話，決不會使得對方感到一點吃力。他一向跟趙個做交際聯絡工作，以他的經驗，來應付這一兩餐飯食，當然綽綽有餘的，何況活動到的還只是秕糠呢？

雖然，糠糊也得吃，並且吃起來不但耐飽，還可以驅寒。於是大家各盡了數大碗，才打着隔，摸摸肚子，飽了！

這時候，天已大明，一夜的風聲鶴唳，也在幽幽的日影下證明了。我們一清早出門，就

發覺村裏也住上了一些分十八集團軍。

當天我們沒有走，老怪命令着政工人員，屬着進行各項工作。

壁報最重要的，爲着老怪的注意，所以這項工作，成爲最經常的工作。

可是，到了晌午，幾個貼壁報的隊員，便拉長着臉回來訴說了。

原因是我們貼上壁報，便有人站在背後，指責，批評，說這是重慶來的廣告，何必貼在

這地方呢！

貼報的同事，嘆着不繼聲走了，但，一閃眼，就看見那壁報已被那人扯下了。

然而，他們是友軍啊！是堂堂鼎鼎的文文集團軍，跟我們一樣的，也是爲抗戰的隊伍！

一團說不出的陰影，重重地壓在每個人的胸口。

那天下午，我們得到命令就向路邊遠發。

## 路癡的生活

補給路線與這條路上，我們才明白那天晚上從大壩經過的，是中央第四軍分區的劉傳蘭部隊，抽調北去。「解決」朱懷冰的隊伍。

在這條路上，到處情形與大壩一樣。的確，如趙桐所說的：「越下去，糧食是個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常常一天弄不到一頓飯吃。怎麼辦？拿湯不熬點野菜喝吧！

而鄉道百姓，沒有一個敢說話的。

因為連兩天十八集團軍調動甚忙，一路上，常跟着我們擠來擠去。

將近路盡的時候，一種特殊的口號就更響亮了，着口號是：

「東顧勝是康樂專家！」

「接濟區」——那「糧食」，就是這好！

當我們希望到達路要緊，許多問題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但在這裏到未到之前，由種種辦法去，我們遇到前途的艱險，一步不如一步了。

我們於十一月間進抵路羅鎮。在沒有到達之前，我們就隱約地看見許多賀龍的部隊對鹿主席統率的隊伍，取着極險惡的包圍與攻勢。到達之後，看見當時冀北戰區司令部的地形，尤其危險，在司令部周圍數十里地，全佈滿賀龍的部隊，而戰區司令部所統率的隊伍，反而在數十里之外。

因此，鹿部的給養，受着極痛苦的隔離，許多士兵，當時，每日都混不到一餐飯吃。至於老百姓呢？老百姓有時還能吃到及集團軍的糴米。因為他們囤積的米糧太多，而囤積的設備與技術又不講究。往往收來許多糧食給日本人拿去，而日本人沒有拿去的，一下又霉爛了。但是這種霉爛的米，他們很怕。老百姓知道，以為他們軍糧有餘不給老百姓分沾，所以常是趁着深黑的夜間，把糴米往河中傾倒。但是老百姓更清楚這些糴米的出處，所以，也不做聲，靜靜地在河里，便有許多拿着密網捕米的漁人，也有借着搗衣為名而實際在撈米的婦女。這些男的女的，在寒冷的晨間或晚上，不顧自己的手腳在水裏凍紅，好容易才撈到半籃一籃經過水分泡腫了的綠色米粒，拿到家里碾磨成糜，和着野菜煮成泥糊充飽。

然而，這已抵死我們開氣多了。

在路上，我們又爲南行政專署的撤派，叫我們住到離鎮五六里的山莊破屋中。

這鎮南莊，是××集團軍設立的地方行政機關，主任就是楊秀榮。我們至此已如置身於另一國度，雖然，他們選用的是中國語言，但是中國習慣，但任何辦法，都是特殊的。

我們總算是過路的客人，客進主迎，他們要我們住在鎮外，我們只有服從。但住到那荒寒的山坡上，我們反而得到相當的安慰，因我們可以避免他們所謂的虜掠。

然而，給覺極難。王蔚華天天是一清早出去，到晚上，才拖得幾袋糞回來。

天氣漸屆隆冬。山野上，風聲苦寒。夜里，北風呼哨着由遠而近發聲掠過那面破壁，大家擠縮着，但，誰也找不到一個可以擋風禦寒的東西。

饑寒圍攻着我們，又遇着天氣不好，一陣雨點，接着又一陣雪花。附近可生火的乾柴枯葉，都弄得一乾二淨，要先在屋裏烤上半日，然後把他放在地灶里，才肯吐出一簇催淚性的濃煙，充滿着破屋——也就是說，這種暖氣，完全是拿眼淚換來的。等到煙消時候，眼淚抹

響，而火簇也熄滅了，同時四方八面的寒氣又全部兜襲上來，夾裹着灰棉衣，依樣是吁吁地發抖。

尤其來自南方的同志們，這種日子，很難爲他們熬挨。但爲着共同的患難，使得每一顆心，靠得更近，結得更緊，漸漸兒，我們的二百多人，已經不是個公共的團體，而變做模範家庭了。雖然大家生活過得苦，但沒有一個人會減少一點歡欣的笑意。

咱們老粗，並且也待慣了這樣的環境，而幾位始終跟着我們的女同志呢？他們的堅強，會使人感動得流淚！

當時冀察戰區司令部，被圍困得極苦，他們意思要留着我們多住，共同應付不測的禍變。這在老粗，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了。並且我們至此，已經逼近自己的防區，此時，對於舊部的聯絡，佈置都得預先有個辦法。

於是，我們便一直停留在城外的那個山坡上。忍着飢寒，經常地，到驢上，到附近各村莊，做着各種宣傳工作。驢報仍是不斷的貼上，但，仍是不斷的被人家撕下……有許多信着

人發生厭倦的機會，我們都極力忍耐，避免地閃開去。

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過完呢？這一路下去，一直到了平津一帶，都是如此麼？許多男女同志，沉着氣，不時地互相詢問着。但，大家同時又心里明白：當然！這一路下去，××集團軍的數量更多，也許他們要挑撥我們厭倦的法子更毒啊！

靜靜時，就有各種的聖念，爬上大家的心頭，使人對周圍所投射的暗影背後，不敢作過深的顧慮，苦悶的臉，一碰到苦悶的臉，就只好笑開了，談論到別的。

我們的抗戰，本來是艱苦的工作，唯其是艱苦的，所以對於目前的任何環境，都只好處之泰然。我們仍然活動我們的，我們仍然快樂我們的。讓我告訴你一點，關於當時的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軍隊里的習慣，早上起來很早，在夜裏還沒有完全消退的時候，山坡下，一條彎曲的小溪，就不斷的有人上那兒盥漱了。

冬天冰溜，溪上滿是石頭，又加以時時下雪，前日的雪，還沒有消溶，而第二天的雪花

燈 洞 之 死

又重重地蓋上了。所以整個河床，僅現出幾縷青絲似的泥水。我們要盥洗，必定要跨到溪的中央，但在積雪下面，何處是石頭，何處是流水，便很難辨別，偶一不慎，便要一個半身陷在水里，拔起來時，已經是極可笑的一雙水淋淋的腳了。

女團志是謹慎的，她們很少鬧出這樣的笑話，但是她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少的侍者，往往她們的笑聲還只走到枯乾的荻葦後面，這邊，溪邊上便有許多桶水在接待她們的來臨了。

然而，當侍者的，也有我們舒服的時候。比如說，我們放在坑邊的褲衣服，破襪子之類，等着等候好天氣，交與附近人家洗濯，但，天氣老是不變好，而我們身上的衣服又髒了。這個時候你就得費心，那些褲衣服破襪子，最容易失蹤，但是，過了一兩天，她又洗好，繃好，而且整好了放在原位。

我向來沒有發現過，到底是誰來給我洗衣縫襪，但我們的衣服老是這樣的，失了蹤，又整個樣子回來了。

我們知道我們女團志，晚間需要的睡眠很少，她們常常是圍着一爐火，坐談到更遲，一

面替自己搥搓男同志烘烤洗好的衣服，有的，還倚着僅僅豆粒大的燈光下，弄着針線。

天氣放晴的日子，她們便一溜早結着隊上山拾柴去。各種進行曲，代替了厭始的山歌，有力地，由這一個山頭渡過那一個山頭。愉悅的笑聲，時時墜在深深的谷洞里，彈出清脆的迴響，就做了那一支歌曲的尾聲。

異同呢？常常走了幾十里路，獲得幾袋糗糧，拾着回來。他們額頭上的汗點，會使開坐著寨的人們羨慕。

曬午時候，拾柴的人們回來了。她們時時還帶回來一些，被野鳥吃剩的，結在枯枝上的乾果，叫人家，這個好吃不好吃？吃得吃不得？

有時候，也帶回來了綠蒂，有時候，還帶着許多石蛋和不知名的野菜與草根。

我們她們拾來的柴草，帶着那裏的穢穢。彼此端着粗碗，互相誇口，這是一頓維他命豐富一餐食。有時候，還拉着扯到對方的腳氣病，可惜那些患腳氣病，不能跟着我們一起，好好飯碗餐吧了。

午飯後，看看晨間拾同的一些乾草枯枝又燒完了。

「我們再上山去，李小姐！你說怎樣？」

「當然得去了！咱們晚上還得烘火烤衣服呢！」

說着，她們又手牽着手，上山去了。

「山上有狼！李小姐，我得跟你們保駕」。有的男同志就掛着鎗自告奮勇的挺身而出，應着做衛隊。

到了太陽落山的時候，她們就拾了一捆捆的柴草，載在男同志的背上，歇着回來。破屋前後的笑語聲，便立刻開沸着，在黃昏的暗影里圍住一堆紅紅的火。

### 孫家村的血蹟

不久，冀察省政府派出武裝運糧的隊伍回來了。同時也購到了一些糧食，我們的日食才稍微充裕一點。

然而，我們同時也得到了命令，須繼續北進。

我們是十二月下旬離開路羅的。離開路羅的前幾天趙個已派王新華，張化一，孫俊謀，劉福人先往李津一帶通知自己的舊部設法派隊在約定的地點迎接。

離開路羅的第二日，突然在路上聽到了愁慘的事件。

這事件是發生於贊皇縣西南的朱家莊附近。冀察戰區第二縱隊，侯子固的部隊就駐在那裏。侯子固因為先一天趕公事來到路羅，而留在那邊的隊伍，便全部被十八集團軍「解決」了。

這真是一個極不祥的預兆，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好小心翼翼地低着頭走路，希望他們能在國家民族的份上，對我們這些年輕純潔，並沒有怎樣強固的抵抗力的行列，予以諒解與愛護。差不多，我們一路上都充其量的做出極可愛的姿態來應付他們，但，他們回答的，始終是嘲笑與歧視。

第三日，我們到了饒壽西北十五華里的孫家村宿營。

孫家村是個不上百戶人家的小村子，面積卻是不大不小的山嶺。東向一條大路，通到行唐縣城，北向繞過幾座山嶺，直抵平河岸上。這一帶的山村小鎮，都駐的中國共產黨第四軍分區第四部的部隊。另外還有新從那台方面調來對付朱德部的一百二十師劉景衡的騎兵。我們到達時，他們都已經先期佔領了。

過了幾里，趙樹的名字就爲老百姓所熟悉了。至孫家村，許多老百姓都熱心開導的，站在路口迎接著我們。雖然，他們跟我們隔膜，還以爲我們是從平津方面轉運南下的。

是夜，我們分住在幾個老百姓家里。他們給我們燒水，造飯，問這個，問那個，種種天真的熱情，叫我們非常的感激。

「我們早知道各位今天會到」主人跟我們開始寒暄了。

「你們怎麼知道我們今天準到呢？」

「知道，知道！他們說的。」主人說着拿手指往前後左右一指：「他們今天又開到了不少馬隊……」

「還有步馬團呢！營營。」這是一個小孫子在旁補充的。

「他們都駐在那兒？不住村里麼？」我們問。

「他們早過去了，要不是在行旅，怕已到了曲陽了」。

我們用過晚飯，在村頭村尾閒逛了一陣，天色漸漸的黑下來。那是個晴天，黯淡的天幕上，幾顆較大的星星，早已出現。

或者我們還趕得及來到平郊過年呢！屈指一算，那時已是新曆的年尾了。

我由村口回來，碰着幾個放出去佈哨的男同志，有一個還帶着患傷風的聲音，跟我打個招呼，我們笑一笑，就分別了。

我達到司令部，迎面遇着「小叫驴」（挺進隊機要秘書張士海）嘴里還在磨着零食，我拉住他，把他棉外衣的口袋一摸，順手就抓出一把向日葵子。

「好傢伙，剛吃過飯，又吃這個！」

「嘻嘻嘻嘻」他笑着還問。

離別之痛

七五

我們又一路到哈代那邊。雙子出妻了。

幾個同志，靜靜的站在燈下寫標語。隔壁有女同志唱歌的聲音。門外桂聲婆娑的，走過來了，我隱着足跟去，知道那是李德勝。我心里想：「或者他又是看李小姐去的」。但，還沒有想定，他轉身回來了。原來李小姐已經出去。咱們一塊兒繞出司令部後門。

還不是麼？雙子正跟李小姐在那兒散步。

正在那一瞬，一個人影，進了吳新民，不知報告幾句什麼，吳跟李德勝的揮一揮手，就跟着那人影向司令部方面走去了。

李小姐還站着一會兒才回頭，遇見我們，在黑暗中笑一笑，李德勝就告訴剛才拜訪她的經過，她道歉失迎，兩個人又談上了。

我跟着他們幹麼呢？自己一想，便一個轉身，也進司令部里去。

老後幾個人正圍着桌子幽暗地談論着，看見我，就說聲「來得正好」，我就參與他們的會談了。

聽在心里的，都是我們的情報，說到嘴上的，都是我們的推測。

原來劉伯誠勳孔五的步兵團，並沒有北進，而劉部全師就圍在他們的周圍，連及我們預定明後日要走的路線的四邊。孔五步兵團就坐在隔一條小河的山下。

看情形：「公將不利於孺子乎」？這是我們的推測。

「我們一路都沒有開罪於他們的地方，或者不至於——」

「但，有備無患！大家回去告訴同志們，八點鐘以後，決不許離隊，並且應該準備的東西，都得準備好，我們一百分的路程，現在已經走到九十九，應該拿出路上所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來對付這最後幾天的旅途。你們得知道，目前我們仍在XX集團軍的包圍中行進，不要出岔子，不要鬧笑話，這是最後的幾天！」

趙桐的吩咐，我便帶着回去散播與各個隊員。

許多同志剛解下綁腿，於是，又繫上了。

由磁縣到此，提心吊膽地，在野獸旁邊睡覺，也有不少的日子了。這種的夜生活，雖沒

有做到由習慣而成自然的地步，但是，「耳朵醒着，而眼睛睡了」的醒眼，咱們都已經有了相當的修養。

剛巧由香港買來的長方形手錶，這兩天一直鬧毛病，時刻要借張禮泉的火車錶來對。過了十點鐘，仍然沒有事，四圍靜寂，像個「夜」。

我的腳頭，一個隊員又開始磨牙齒了。遙和着隔壁打鼾的聲音，真像個另外一種的秋虫在草叢里鳴叫，那種聲音，你不去聽他最好，一留心，你便要睡不着。

門外來了急步的聲音。

是司令部送來的命令，要我們明早三時半就出發。這可見我們的老怪也是一夜沒有好睡的。

這個傳達兵剛剛走，接着又來了一個送命令的，叫大家預備動身。

這命令一來，把我們全數人的眼皮都撐開了。一個人還只是輕輕的一個翻身，全屋裏便混成一片轟然的巨響。

把我們的主人也吵醒了，老大媽急得拿了一塊快製熄滅的油燈走出。

「這是誰叫呢——」

主人的聲音，在乾澀的喉管里，還沒有拉出一半，

村外就響起了一響鎗聲。

一個機警的同志，立刻吹滅了主人手里的燈光。說時遲，那時快，村子外面的響聲，很節約地，又送過來數響。

門外充滿着急忙奔跑的腳步聲，我們也全到了路上。

誰想到隱藏在心底的憂患，竟然就選定此地此時爆發了！

事情非常簡單的，又又集團軍的一二〇師帶着步兵騎隊開始對我們村子射擊了。咱們回手不回手？

看情形！我們紛紛出動了，在每一個佈哨線，打定我們的陣地等着。

這該不是誤會吧！敵人那面的鎗聲節節逼近，並且還夾雜着大聲的呼叫：

趙 毅 之 死

七七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同志！放下鎗：我們只要趙鋼的腦袋」！

「走過來吧，同志！對我們開鎗的就是漢奸」！

忽然，我們這面步槍線上，也有人在吼着：

「你們才是漢奸啦」！這句話，是拿一響槍聲代替語尾的致歉符號。

於是，我們這面就有人陸續的退擊

午夜，還差十分鐘十二點。我們已捲入猛烈的戰鬥中。

趙鋼說：「我由淞出發的時候，就知道早晚總有這一天的。同志們！我們爲着什麼要北上？我們這一隊北上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趕走日本強盜，替千千萬萬的父老兄弟搶回自己的家鄉。你們看！這一個月我們盤旋在中國共產軍的大包圍里，我們不能突出這一個包圍，我們就無法與日本強盜對陣，我們就無法執行我們的任務，就無法到達我們這一邊辛苦北上的目的！」

龍又說：「現在是我們神聖的任務開始了，我們不但要還擊，我們還要在孫家村殺出一條抗日的血路，撤除我們抗戰工作上的魔障，將來的勝負，還不可預測，但目前的困難必須解除。」

大家一月來的惡氣吞聲，這一夜，得到了毫無拘束的解放。真個「不要臉的又將軍」咱們此時可以回敬你的，只有板動鎗機，拍！拍！

激烈的戰鬥由午夜開始，至次晨三時半，劉伯誠的騎隊數千人向我們的左翼猛壓。我們所借助於夜暮的掩蔽，至是，也漸漸的發揚開了。

趙桐的緊急命令：

郝士儒大隊附與張法良隊長率第一中隊兩分隊司後從護司令部各處組向行屠撤退。

吳新民大隊長率二中隊隨司令部向行屠進發。

晨四時，各部分已在撤退行進中。

孫家村還有我們的四十多人，在跟敵人決鬥。

趙桐之死

天亮時，敵方一二〇師騎隊八十餘人，衝入村里，我們又給他們「解決」了四十多名，就朝着北向的山麓退去。

隔個連山，我們聽見向行唐前進的路上，槍聲非常緊密，反而，沒有什麼追兵跟在我們的後面。

一個早上，我們也忘了走過多少路，一下就看見磁河欄在我們的面前。

這時候我們已與司令部失去了聯絡，大家只記著到行唐集合的一個命令，便沿著磁河，折向東行。

約路日仄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翻完一段山坡，對面山頭上，又發現了敵踪。我們迂迴著，離開河岸，進入山地，在那里又與敵人發生了一場遭遇戰。

當然，這時候我們只有「且戰且走」，「落荒而逃」。

傍晚，我們跨到行唐縣境，沿途都是佈置好了的敵人隊伍，刺戟似的，四方八面圍著我們村寨。

離開孫家村，我們一中隊僅剩四十幾個人，沿途又遇着幾次圍襲，又損失十餘人，此時我們人數不多，又漸近黃昏的時候，加緊着腳步硬着頭皮向北奔走。

一個漆黑的夜里，我們到了口頭鎮。鎮上情形很平靜，十八集團軍這種攔劫友軍的消息，已先到達鎮上了。所以我們一進鎮，老百姓就知道我們是趙個部下送來的。

幸蒙趙個生平的一點名氣，和老百姓給與我們的同情，我們當晚才得在鎮外一個人家裏避風。

是時，我們才剩二十八個同志。並且還有三個是負傷的。

口頭鎮是個小小的碼頭，商旅四通，由前晚發生戰鬥至此，中間有一段情形，我們反而要由老百姓的口裏聽到。

原來趙個，是夜，領着司令部和政治部的許多男女同志，由吳新民的手槍隊作爲戰鬥主力，在敵人砲火最猛烈的地方突圍，向行唐前進，而敵人的步騎兩部軍力便跟着在他的四圍包圍衝擊，趙個無法行進，就守住行唐縣境的一個小山上，那時他已經身受重傷，身邊的同

志只剩數人，由晨至午，山頭不守，被步兵團的十餘人衝進，結果全部被擒殺……  
可憐！我們的老怪活著太好，死得太慘！

當日口頭鎮上，有許多往返於行唐曲陽鄉間的鹽販，趕豬子，他們許多人都是目擊這慘劇的經過的。

他們說，那一天早上由孫家村到行唐的路上，還有許多受傷而沒死的年輕男女隊員，沿途滴着殷紅的血，睡在田里的，伏在草堆里的，時時發出淒慘的呻吟，到了下午，這些人便全數被肅清了。

「八路軍不管他們是死是活，開個坑，把他們扔進去，就拍土覆上」。

「我們還看見三個軍官模樣的人，在下午四點鐘左右，被槍斃在一個草場上」。

「有一個女孩子，年齡還不大，被扔進土坑里，反面壓死了，他由屍體里掙扎着爬出來，但是，他們一個鋤頭，又把她的頭打下去」。

「你們能逃到這里還算好，不過這里也不是久待的地方，你們能走，還是早走！」

謝謝口頭鎮的幾位同胞：他們爲着好意，開始驅逐我們了。我們二十八人便離開口頭鎮轉往曲陽。

第二日下午四時，到達曲陽的下河村，剛進去，便得到一二〇師的騎兵五百多名，另加平漢鐵路警隊（平山，井陘，獲鹿）經冀雲的部隊約共千人，向下河村包圍我們的消息。

退路已經斷了，要前進，也來不及。爲着趙個的慘死，爲着許多男女同志的被活埋，我們決定在下河村跟這夥禍國殃民的賊匪拚個死活。但是，不及兩個鐘頭，下河村便被賊人衝進了。同志失去聯合作戰的機會，大家便乘着村中的秩序大亂，躲到每一個角落，跟敵人肉搏。

那時候，我已成爲孤另另的一個人了。身上剩着不上三四顆手槍子彈，一時覺得無計可施，便攔進一家人家的大門，乘着黑夜，由他的後門口溜出村外。

都忘了天上是否有星星，地下是否有凹凸，也不辨路向的東西和南北，只茫然地，帶着

緊張與亢奮一直奔跑。

奇怪得很，我會走到了東長嶺車站，並且那天正是農曆新年。我還沒有把我的知覺整理清楚，陡然地，迎面就遇着一隊日本的騎巡隊。我一見着他們，整個神經又受了震動，十分本能地，拔出手鎗就對準他們射擊，扭轉身軀也不同地又朝着野地裏逃走。

幸而路上遇着一個姓王的長者（她名叫王志善）知道我是射殺日本騎巡隊的人，就像像的一路護送着我到正定，這才逃過日本人的手。王長者到正定，又囑咐一個熟人送我，我因得沿着滹沱河北岸走到將近藍城的四照村。又在那里，碰到八路軍的急幹第十八大隊，幸而被我留過，就趕緊渡過滹沱河，至麗陽鎮，尋到中央系的民軍喬明禮的部隊，這才算脫險了。

現在，我算是活着。

但你知道，我們的老怪活着太好，死得太慘！

他離去平郊，長征數萬里，就為的是要對抗戰更負責，工作更着實，可憐，這新的開始

，還孤行遠之中，便叫中國共產黨一腳踩爛了。寄託於他身上的許多生命，許多希望，便隨著他的消逝而消逝了。

中國共產黨要消滅真正抗戰的武力，擴充自己的地盤，然而在他這一種嗜慾之下，吞食了多少青年的熱血，同胞的骨肉？

目前在大團結前途之下，趙侗的死，雖不能得到公開，但我相信，終久必有伸雪的日子。

你問我對於前途灰心麼？

不！我心頭的仇恨，加重了我對於前途的負擔，這個担子，我永遠不願意放下的！

我到了後方，不久，又聽到趙侗太太劉季一女士病歿北平的消息。她也死了，但他們倆長眠在我心里的話語，永不磨滅！

「他們為什麼匆匆的南下，又匆匆的北上？我們北上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趕走日本強盜，替千萬萬的父老兄弟找回自己的家鄉！」

趙侗之死

## 趙侗之死

八六

「是趙侗的好兄弟，應該陪擋，我們比不得又敗軍，有了地盤就不要抗戰。但我們在國外還留著多少的親朋戚友，多少的血債天仇！」

「我們必定要突破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包圍，衝進日本強盜佈置在我們家鄉的防線！」趙侗死了！跟著他困苦跋涉至河北的許多青年男女，雖然他們的志願還沒有完成，但他們都在中國共產黨的槍刺下，壯烈的犧牲了。

我每想起，他們每一個聲音，每一張臉孔，我便要流淚；他們的忠勇，純潔，刻苦，活潑，只要一個小小的動作，在沒有人的地方，在靜靜的夜里，這些極細微的動作，一畫上我的眼皮，我便要瘋狂地跳起來！

同志！你說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他們活著太好，他們死得太慘了！

唉！我現在又到了西安，真是舊地重遊，往事不堪回首了。雖然這只是陽曆短短的歲月，但，這一切的，這一切的，已經都成為歷史上的惡夢。

你明天要走了麼？

我也決定明天走了。

再會，朋友！

趙  
何  
之  
死

八  
八

# 勝利出版社民國三十年編印叢書簡目

## 真理叢書

偉大的民族戰爭

史 痕 著 一元五角

一就是

易 又 玄 著 一元五角

等等於空

楊 時 著 一元二角

論馬克思主義

胡 錦 齋 著 一元二角

馬列主義與中國

陳 振 著 五角

共產主義在中國

新認識月刊社 四角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

李 昂 著 五角

青少年

李 昂 著 五角

## 時代叢書

與中國共產黨論三民主義

印維廉著 二元

與中國共產黨論國民精神總動員

印維廉著

論中國共產黨

張青著

論民主共和國

朱木鐸著

新國際與新花樣

張陶著

轉捩抹角政策與中國革命

王菊生著

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的分析

劉光炎著

一個政府一個黨

吳曼君著

毛澤東主義批判

吳曼君著

駁毛澤東所謂新民主主義論

陳國之著

毛澤東批判

張青著

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張青著

一元

五角

七角

一元

八角

五角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再版

趙侗之死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著

者

林

夕

印

行

者

勝

利

出

版

社

總經理處

文

信

書

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 當代史料

紅色舞台

- 抗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  
抗戰四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蘇日協定後的中國共產黨  
抗戰爭後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軍事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政治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經濟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救國與文化  
中國共產黨與游擊戰  
中國共產黨與敵偽  
中共抗戰內幕

|     |     |      |      |      |      |      |      |      |      |      |      |      |      |
|-----|-----|------|------|------|------|------|------|------|------|------|------|------|------|
| 李昂著 | 王士福 | 陳重原著 | 王明啟著 | 劉一鵬著 | 陳匡民著 | 李九思著 | 朱立三著 | 錢一涵著 | 王大中著 | 王大中著 | 李九思著 | 李九思著 | 萬里浪著 |
| 元五角 | 二元  | 五角   | 五角   | 五角   | 四角   | 二元   | 二元   | 二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一元   | 二元   |

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軌  
太平洋戰後的中共言論與行動

鄭學稼著  
鄭學稼著  
二元

## 故事新編

|          |      |       |      |       |     |     |      |      |      |      |     |        |
|----------|------|-------|------|-------|-----|-----|------|------|------|------|-----|--------|
|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 蘇北歸鴻 | 在西北原野 | 陝北剪影 | 鄧濟的一頁 | 劫灰集 | 長征集 | 趙劍之死 | 回到人間 | 同光返照 | 白門魔影 | 燃犀錄 | 不忍聞齋筆記 |
| 柳甯著      | 暗村著  | 馮潛文著  | 崔允密著 | 梅洛澤著  | 呼紅著 | 洛夫著 | 林夕著  | 恬生著  | 王平陵著 | 高君野著 | 徐駿編 | 徐駿編    |
| 三角       | 八角   | 八角    | 一元   | 一元    | 七角  | 七角  | 三元五角 | 三元五角 | 六角   | 六角   | 六角  | 六角     |

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查證處字第〇貳叁伍號

